

精谨细腻绘出诗情画意

——记著名工笔画家孙立业

孙智



孙立业作品

秋雨洗刷过的周口，空气格外清新。笔者近日慕名采访著名工笔画家、周口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孙立业，感受其工笔画艺术的魅力。

采访是在他的家里进行的。他那宽敞的客厅里，有花、有草、有金鱼，更有飘香的翰墨，显得格外温馨。

笔者面前的孙立业，朴实、稳重、端庄。采访开始前，他拿出《孙立业花鸟画作品集》《中国书画百杰——孙立业作品集》，让笔者先了解一下。翻开作品集，笔者的眼睛忽然一亮：孙立业的绘画工细精微而形神兼备，意趣盎然。所绘草虫构图新颖，工写兼备，亲切感人而又格调高雅，构图、画境、笔墨透出一派纯真、质朴的文人思致和对自然生命的挚爱情怀。

打开话题，笔者慢慢走进了孙立业的艺术世界。

1969年9月，孙立业出生于豫东平原的农村。父母都是地道的农民，农家的背景使他对农村生活非常熟悉，而艰难的生活经历使他对人生体悟倍感深刻。

1992年7月，孙立业在周口师范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焦作市一所普通学校教学。作为年轻教师的他，在认真教学的同时，为了生计到一些学校推销复习资料。这样的经历，他坚持到2003年。

孙立业酷爱艺术，钟爱绘画事业。他在姐姐孙玉霞的引导下，开始走向临学宋人小品之路，并把临学宋人小品画作为他的主攻方向，认真研究其院体风

格、雄壮风格、写实风格、诗化风格、市井风格等方面的特征。他在临学上感悟、在感悟中突破，用细腻的画笔，用心在花鸟画法与题材表现上追求突破和创意。

已过而立之年的孙立业，为了使自己的工笔画创作真正“立”起来，背起行囊，做了“北漂”，开始京华寻梦。2007年9月，他到北京中国美术家协会培训中心深造一年；2008年9月，他去中央美术学院学习；2011年5月，他去中国工笔画院学习了3个月，然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了3年，并担当助教。

渐渐地，孙立业在花鸟工笔画领域摸索出了以熟悉的中原风物为主要表现对象，兼以一定抒情趣味的花鸟画创作路子。他用灵巧的笔法，准确而生动的造型，丰富多彩的色彩来表现日常生活之物、表现世俗生活状态、表现美好的想像之境，实现了人生境遇与艺术探索的新突破。

在中国，诗与画一向为孪生姊妹。孙立业喜欢阅读古典文学、诗词歌赋，研究音乐、舞蹈等民间艺术，并注重把诗的意境赋予在作品中。从他的众多画作中，我们常常可以见到绿野中白羽如聚的蜻蜓、瓜田里偃伏鸣飞的鹌鹑、秋景下须张股振的蟋蟀、池塘里鳞罗睛突的鲤鱼等等。这些乡村习见之小巧灵物，姿态活泼而充盈着一种生机盎然的趣味。从他的《天地五福》《生生不息》《天暮秋色远》等作品中就可以看出“诗情画意”来，使人观后则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感。

孙立业的画作喜欢表现美丽的、诗意的物象，这其中就寄托了他对生活的感悟和对理想的追求。他常常化俗为雅，乡间小路、繁华都市，他都能以一个诗人之心找到质朴的生活美，构成了他画作中的常见意象。在日常习见物象的描绘中，发掘富有诗意的造型，白羽、白莲、白月亮，绿草、绿叶、绿风土，在他的笔下写生绘景，傅色造型，显示其敏感而细腻的艺术感受力。在《周末》小景中，他用高楼层压的拥挤都市背景为衬，用一枝吊兰与休闲桌椅的简单搭配来表现都市年青人在生活压力下对安宁与闲适的向往，实际上是把对生活与美的命题用了一种巧妙的方式表现了出来，显示了他个人的审美寄托。

值得一提的是，孙立业草虫工笔画多用宋人扇面，而又吸收西方绘画之法，兼容当代绘画构成理念，构图巧思妙计，精巧简约、丰富多变。精心布置，匠心独到，和谐统一，引人入胜。画面意境或清旷简远，或生机盎然，紧紧抓住观者目光。

孙立业刻画草虫微毫毕现、栩栩如生，提笔寓兴，意境深远，极具韵致、美感。儿时农村生活的滋养和村野生活，成就了他亲近自然、热爱自然的淳朴童心。他多方搜集草虫文献资料，更常深入野外，躬身草野间，体味、观察草虫之生态、生息，所绘昆虫60多种。观其笔下的草虫，能细细品味出醇厚的生活情趣，聆听到和谐的生命乐章。同时，他在技法上突破，注重质感，画出的草虫翅膀透亮，栩栩如生；在构图上突破，吸收

西方近现代草虫工笔画的构成形式，融合自己的绘画感悟，在草虫工笔画创作上独树一帜。

采访中，笔者了解到，孙立业的书法还相当好。他说，在中国绘画发展过程中，书法和绘画紧密相连。书法与绘画的完美结合，或长或短、或词或句，可以抒发画家情怀、表达作者心声，使画面艺术境界更加完美，审美情趣更加浓郁，从而发挥绘画更好的潜移默化作用，使观者得到更多美的享受。

2010年，孙立业成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笔画学会会员。成为国家级会员后，他依然不敢懈怠，坚持去中国人民大学高等院校学习、研究中国工笔画艺术，进一步丰富、充实自己。

2013年，由于在中国工笔画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孙立业作为特殊人才被引进到周口师范学院。在新的工作岗位上，他坚持教书育人，认真培养艺术学子。

如今，孙立业是中央美术学院特聘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画院特聘画家、周口市政协委员、中国水墨艺术研究院院士、北京红森尚艺画院常务副院长、周口书画院副院长、沈丘县美术家协会主席、焦作市工笔画学会副会长。其作品多次参加全国美术展览并获奖，多次在北京、上海、河南、山东、浙江、新疆、广东、江苏等地举办展览，多次被中国美术馆、人民大会堂以及各省、市博物馆、画廊和收藏家收藏。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该吃晚饭的时候。笔者欲动身返家时，却看到孙立业的爱人王秀惠已在餐桌上把酒菜备好。见主家一再挽留，笔者便坐下与孙立业边吃边聊。

孙立业不胜酒力，小酌过后他便吐了“真言”。他告诉笔者：“有一位知名评论家说过，从事艺术创作的人60岁才是青年。在艺术创作上，我充其量不过是个少年。回顾十几年的绘画历程，我感触颇深。有失落、有坚持、有徘徊、有平静，也有欣喜。当然也曾经有过放弃的念头。为了梦想，我最终还是坚持下来了。”

正是由于坚持、坚持、再坚持，才使得孙立业在绘画艺术创作道路上走向了成功、取得了成就。立业、立业，他立的就是中国工笔画的事业。做好人、教好书、作好画、立好业，是他人生最完美的追求。②8



“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徽章

万洪亮 杨柳

书城亲赴黄泛区了解救灾情况。1950年3月21日，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又在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设立复兴局，局长由省政府主席吴芝圃兼任，安徽派宿蒙怀(宿县、蒙城、怀远)工委书记赵一鸣来豫任副局长，河南派曾在黄泛区多年进行武装斗争的路岩岭任副局长。在党的号召下，一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组成垦荒队，来到这片黄沙弥漫之地，开展了一场大规模向自然开战、建设家园、造福子孙的复兴运动。他们治沙灭草、兴修水利、风餐露宿、垦荒造田，使黄泛区人民摆脱了饥荒连年、穷困潦倒的困境，并于1951年1月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机械化国营农场——黄泛区农场。

“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彩色徽章，就是当年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为拓荒的194名垦荒队员所配发的，每人一枚，极其珍贵。此徽章为圆形带别针黄铜制品，直径2.8cm，正面黄底红字，上有“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字样。这枚徽章是黄泛区农场原一分场职工王顺清捐赠，是他父亲留给他的。

在徽章旁，清晰记录着194名垦荒队员名单，还展示有几幅老照片。老垦荒队员蔚福田回忆：“这些照片就是那个年代拍摄的，地点是黄泛区农场第四作业站北地。照片前排右起第一位是中南军政委员会农林部副部长彭笑千、第二位是农场四站站长宋书璞、第三位是与彭笑千一同来农场的中南局工作人员。后排右起第一位是原中央黄泛区复兴委员会复兴局副局长、黄泛区农场第一任场长路岩岭，第二位是我，也是这张照片中唯一健在的人员，当时我是路岩岭的警卫员，其他两位是四站的工作人员，我记不清是谁了。”他摘下老花镜指着照片认真地说，“那时候麦收时的天气也跟现在不太一样，没这么热且昼夜温差较大，白天工作也要穿两层衣服，晚上作业还得穿棉袄、棉裤。当时的犁、耙、播等作业都有很严格的规定，每个程序都必须达标，做到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这张是领导检查机耕作业犁地深浅度的场景。”虽然已经过去60多年，蔚福田老人讲述时依然十分激动，仿佛又回到了那激情燃烧的岁月。

黄泛区农场场史馆兼具珍存农场历史和展示农场历史的双重使命，收集整理保存了农场各类实物档案，有各类奖状、奖杯、奖章、徽章、牌匾、锦旗、公章及各种重大活动纪念品、宣传品和其他具有保存价值的实物。这些实物档案，不仅为黄泛区历史存档，还详实地镌刻下农场艰苦奋斗的每一步。②8



如今照相不再难

王天瑞

咱不说城市人照相、不说青年人照相，说说农村里老人照相吧。现在，无论你想不想照相、愿不愿照相，总得照张相片放在身份证上吧，总得照张相片放在医保卡上吧，总得照张相片放在老人生活补助表上吧……其实，现在农村老年人也不再害怕照相了、也不再躲避照相了，早已把照相看成是生活中的一件普通事，不再像新中国刚成立那时候，不敢照相、不想照相、不愿照相，一说照相就提心吊胆、就担惊受怕、就心惊肉跳。因为，人们纷纷传说，照相吸血、照相折寿损命。一说让谁照相，就躲、就藏、就跑、就逃，令人啼笑皆非。

新中国成立前，黄村男女老少没有一个人照过相。新中国成立后，县里照相师傅举着“为人民服务”的牌子，下到黄村，为农民照相。可农民们不知道照相为何物，谁也不敢前来应试。照相师傅苦口婆心地劝说半天，才有七八个人答应试试。又过半个月，照相师傅再次来到黄村，一是给上次照相的人送相片，二是再次发动群众照相。当人们接过相片，一看底版，不由大惊失色，纷纷传说，照相吸血。因为，他们看到底版上，有白有黑、有明有暗，误认为黑处、暗处就是血痕。这样一传，再也没有人敢照相了，谁不害怕折寿损命哩！只有王豹一家人第二次照了相。于是，在很长一个时期，照相出现了两头难：一是农民们不敢照相，照相师傅下农村拉不到顾客，没活干；二是全县只有两家照相馆，位置全在县城里，农民离县城远，平时活又忙，个别想照相的农民也没有闲暇去照相。

照相，还叫摄影、拍照，就是使用照相机，将物体、景物、人物拍摄下来，进行保存。“摄影家的能力，是把日常生活中稍纵即逝的平凡事物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其实，在中国，不但孔子没有留下照马来，老子、孟子、墨子、荀子、韩非子……都没有留下照马来，李白、杜甫、白居易……也没有留下照马来，今天他们看到的他们的形象，无不是后人的幻想与创造。摄影的诞生是社会的进步，可以断定，很多很多当代人的照相将流芳永远。

当时，黄村人也有不信邪的，因为他们懂科学，虽然懂得不是很多，但毕竟还是懂一些，懂一些总比不懂一点强得多。王豹听王老师讲，照

相不吸血，照相是利用光的原理、运用科学方法，经过照、冲、洗、印、放大出来的，怎么会折寿损命哩！于是，王豹在照相师傅两次来黄村照相时，都带领全家人照了相。有一次，解放军走出军营进行训练，团宣传股的几位同志住在王豹家，临走时，孙干事给王豹照了两个卷，留下作为纪念。还有那一年，开封的一位下乡知青住在王豹家，王豹待他像待自己的亲孙子一样。那位知青有台照相机，不定啥时就给王豹照张相，时间一长，就照了不少相。王豹把这些相片底版整理好，请照相师傅放大后，镶在相框里，挂满了正堂。每张相片都有一个故事，每个相框里都有一串故事。每当有人来看相片，王豹就自豪地、眉飞色舞地、口若悬河地大喷一阵子，直喷得人心驰神往。

那个时候，虽然社员们很穷，日子也很苦，但村里还曾出现一个趣事。王良老人的孙子有了孙子，也就是说，90岁的王良老人五世同堂了。这是黄村第一家五世同堂。在农村，五世同堂的人家很难找啊！一个村庄里多少年还不出现一户哩！走遍很多村庄还找不到一户哩！这喜事迅速传遍全村。王良老人高兴，就想庆贺一下，怎么庆贺哩？请邻居们来吃顿饭，不行，囤里没粮、缸里没面啊！请武村鼓乐班来吹奏一番，也不行，文化大革命还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哩！王豹跑来建议说，到县里照张“全家福”吧，再多加洗几张，回来一家一张，往堂屋当门里一挂，多喜庆哩。中！中！中！生产队长说，明天队里没啥活，五辆大车全出动，牛马都戴上花，咱也出去蹓一蹓。第二天天刚亮，生产队的五位大把子，赶着五辆太平车，牛摆摆、马昂头，浩浩荡荡向县城赶去……

渐渐地，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人的思想也在进步。渐渐地，随着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摄影器材普及，照相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喜爱。试想，在劳动愉快、心情舒畅时，拍几张照片作为人生留影，那是多么惬意；有朋自远方来，拍几张照片作为重逢纪念，可谓情深意长；游历名山大川、参观名胜古迹，拍几张照片供闲暇欣赏，更是情趣无穷；参加有意义的活动，拍几张照片保存起来，若干时日后，便成了历史资料，就显得格外珍贵……

好消息！数码相机横空出世。用它照相，立马就能看到拍摄效果，是亦真亦幻？是充满质感？是赏心悦目？是妙不可言？很快，手机也有了照相功能，人人都是摄影家。如今，庄稼人照相也不再难。②8



周口文化

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繁荣发展周口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投稿邮箱: zkwzhzk@126.com
新闻热线: 0394-8599519